

略論南詔的十一面觀音信仰

趙文雪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摘要

觀音信仰文化深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洱海區域歷史悠久的觀音信仰傳統與中原的觀音信仰有密切關係。《南詔歷代國王禮佛圖》是張勝溫所畫《梵像卷》中唯一一幅繪有南詔諸王禮佛場景的畫像，它反映了南詔王室自羅晟開始崇奉十一面觀音的歷史。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以國家守護神的形象受到普遍崇奉的十一面觀音信仰傳入南詔。南詔在原有的觀音信仰的基礎上，借著天寶戰爭的契機，將具備「護國神」地位的十一面觀音作為南詔整合地方部落的神靈加以供奉，由此也決定了兼具般若智慧和大悲精神的觀世音在洱海區域信仰結構中的地位和影響。

關鍵字：南詔 十一面觀音 整合部落 護國神

前言

學界有很多關於十一面觀音的研究，李翎從美術史的角度，對十一面觀音有較為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他先後發表過多篇文章討論相關問題，其中〈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以漢藏造像對比研究為中心〉一文對存世的諸多十一面觀音頭像排列方式的分析比對，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南詔十一面觀音的圖像呈現與來源。顏娟英在〈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一文中指出，十一面觀音在武則天時期大量出現，其盛行的原因與強調此尊觀音的護國效益相關。結合南詔與唐朝關係變化的史實，顏娟英的考證為本文解讀十一面觀音在南詔佛教信仰結構中的特殊地位提供新的視野。李利安的〈十一面觀音信仰考〉一文，對密教觀音信仰內容和顯教觀音信仰內容的闡釋，給我們解讀南詔觀音信仰內容的變化發展新的思路。¹在學界對十一面觀音的研究不斷推進的基礎上，本文試著對南詔十一面觀音信仰的淵源、內容以及此觀音在洱海區域的特殊地位進行解釋。

一、十一面觀音的由來

十一面觀音是觀音的變相，是初出的變化觀音。玄奘譯本中，「十一面」原是神呪心名，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無量持呪神仙往室羅筏竹筍道場見世尊時，說道：

1. 李翎：〈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以漢藏造像對比研究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2期；李翎：〈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變相〉的闡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2期（總第103期）；李翎：〈學與外道：雪域保護神十一面觀音來源研究〉，《美術與設計》，2022年1月；顏娟英：〈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臺北）第11期，2006年；李利安：〈十一面觀音信仰考〉，《五臺山研究》，2018年第3期（總第136期）。

我有神呪心名十一面。具大威力。十一俱胝諸佛所說。我今說之。欲利益安樂一切有情。除一切病故滅一切惡故。為止一切不吉祥故。為卻一切惡夢想故。為遮一切非時死故。欲令諸噁心者得調淨故。有憂苦者得安樂故。有怨對者得和解故。魔鬼障礙皆消滅故。心所願求皆稱遂故。世尊我不見世間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等。以此神呪防護其身。受持讀誦書寫流布。而為一切災橫魔障。刀杖毒藥厭禱呪術所能害者。我亦不見以此神呪隨所住處。若遠若近結作界已。有能越之來相燒害。唯除決定惡業應熟。世尊彼當證知是事必爾。唯應信受不應分別。如此則令一切災橫。皆悉遠離不得侵近。²



八臂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十一面神呪乃十一俱胝諸佛所說，由觀自在菩薩聽後，在竹筍道場說與世尊及在場聽眾。以此神呪防護其身，能遠離一切災厄。這一信仰內容與《正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宣揚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弘揚觀音救難信仰，這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觀音信仰，也是中國觀音信仰最基本的信念。³

觀音呈十一面相的緣由，波刺蜜帝在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譯出的《大佛頂

2. 唐·玄奘譯：《十一面神呪心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耶舍崛多譯本中，關於十一面神呪心的威力的敘述與玄奘本基本類似。
3. 李利安、張子開、張總、李海波著：《四大菩薩與民間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05。

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中提到：

世尊！我（觀世音菩薩）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神呪，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⁴

波刺蜜帝的譯文中，觀音現十一首十六臂乃是修成圓融清淨寶覺所現眾多妙容之一，且是在說無邊祕密神呪時所現。

《造像量度經續補》又有另一種解釋：

佛之受用身，為淨居天主。變化身，作穢土人師。菩薩之受身，莫不托於色欲兩界。天人二種。故論相者，一面二臂為本元，而秘密部所出，多面廣臂諸異相，或借外相示內儀（如怖畏明王相，其九面為示大乘九部契經義等類），或為調伏諸異怪，故現非常相（如囉叉鬼王，因具十頭以自慢，時觀音大士，特變十一面喜怒並具之異相，而折紬彼傲氣等類是也。手足義亦然）。⁵

此處觀音現十一面像，是為了降伏囉叉鬼王，呈十一頭是為了挫以十頭而自慢的囉叉鬼王的銳氣。

4. 唐·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6，《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9冊。

5. 工布查布述：《造像量度經續補》，（多寶講寺內部學習資料），頁2。

李翎對十一面觀音進行的圖像學方面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十一面觀音的圖像在大理地區的流行和變化情況。她提出，橫向排列的十一面觀音像最早約在五到八世紀出現在漢地，是一件善業泥，武則天時代和五代、宋時期此式樣最多。縱向排列的十一面觀音像主要出自西北印度、東北印度和南印度，最早見於印度南部的坎黑利石窟，西北印喀什米爾和東北印波羅為（3、3、3、1、1）式，《梵像卷》的十一面造型即為此式，但手臂與各地皆不同，為十六臂。西藏後弘期受東北印影響，在十一、十二世紀廣泛流行（3、3、3、1、1）式。⁶《梵像卷》的十一面觀音圖像具有地方特色，與唐代內地出土的造像、石窟壁畫中的形象皆不同，更多呈現出與不空絹索觀音結合後變化的樣子，原因可能在於張勝溫所繪乃是他生活的時代（十二世紀中後期）的十一面觀音造像，也有可能他畫的是南詔流傳下來的十一面觀音像，此像乃南詔以經典為根據並依自己的理解所繪，並不拘泥於固定的樣式。

參考闍那崛多於隋開皇七年（587）譯出的《不空胃索呪經》中的記載，對我們理解十一面觀音的形象也有助益。

佛在逋多羅山而觀音說不空胃索呪。其呪頗長篇，壇法、成就法等。粗類先十一面法。白氎畫像、佛右邊作觀音，狀似摩醯首羅天。頭髮悉如蠡髻。頭上作華冠。當畫黑鹿皮覆左肩上。爾餘身分。當畫種種瓔珞。於是十一面以外又生此變化觀音。但在此經。不空胃索尚止呪明之名。而未為尊名。後遂分化全成一尊。諸變化觀音之出。率皆如

6. 李翎：〈十一面觀音像式研究——以漢藏造像對比研究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2期（總第46期），頁77-84。

是。不空罽索。梵言阿謨伽波舍。蓋出於突迦之一名阿謨伽。而其罽索之名。則出於突迦昔以水天所贈罽索退治大力阿修羅。⁷

「不空罽索」和「十一面」一樣，最初只是神呪的名稱，不空罽索觀音是繼十一面觀音之後再出的變化觀音，在不空罽索呪的壇法中，畫在白氎上的觀音像狀似摩醯首羅天，頭上作華冠，有黑鹿皮覆左肩上，身上畫種種瓔珞，這一形象與《梵像卷》中的十一面觀音像極其類似，只是頂上有十一面。其實，《梵像卷》中十一面觀音的形象呈現出與不空罽索觀音形象相似並不奇怪，他們本是觀世音菩薩的化現，從根本上表現還是對觀音的信仰。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劍川石寶山石窟中，體量最大的甘露觀音形象是一面兩臂的本元。

二、南詔國的十一面觀音信仰

最早對南詔十一面觀音信仰進行研究的是李霖燦先生，他將《梵像卷》中一題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的部分起了一個名稱《南詔歷代國王禮佛圖》，對畫面中模糊難辨的各代南詔王題名進行了辨認，並對畫面的內容進行了簡要介紹。⁸畫面從上到下被分為四個層次，十一面十六臂觀世音作為至尊位於第二層，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背有火焰光自蓮座底部騰起呈蓮瓣狀。身上肩披紅帔飾以黑緣，頸戴項圈纏有瓔珞，下半身身纏飄逸的紅色飄帶。頭部最下層

7.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臺北：華語出版社，頁 168-169。

8. 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 年版，頁 34-35。此外，對南詔大理國十一年觀音信仰進行過研究的還有樸城軍、曹星飛：〈《梵像卷》觀音造像與大理國的信仰結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總第 245 期）、



《梵像卷》中的十一面觀世音菩薩

有三面，左中右各一，正面額間有目，側面只能見半邊臉，表情似有不同，所戴頭冠覆三面，有飄帶自兩邊向上飛出達第三層頭部下方，使高聳的五層頭部不致突兀。頭冠往上兩層各有三面，三面皆能從正面得見，第四層第五層各一面。十六支手臂各有持物，但難以分辨具體為何物。

觀音左側雲上侍立著三位侍者，一老一少的男性禮拜者加一位侍女，他們身後化出另一幅景象，一位長髯老者似在作畫，身後的女子雙手中各有持物，另外還有身背翅膀面部似野豬的異形人，手中亦各有法器，此異獸很有可能是觀音所化的夜迦，⁹三人被黑雲所環繞，黑雲邊緣有四口鉢盂倒立懸於三人上方。觀音右側兩位女侍身後化出騰雲而起的神龍，此神龍似是對面化身為老人的觀音召來的降雨龍君。南詔十三代詔王排成兩列侍立

9. 據李玉璠〈《梵像卷》中幾尊密教觀音之我見〉，象首人身為頻那，豬頭人身為夜迦，頻那夜迦乃聖天的分身。《四部法》雲：「觀世音菩薩大悲熏心，以慈善力，以為毗那夜迦身（即頻那夜迦），住歡喜王所。」也就是說，頻那夜迦是觀世音菩薩的變化身，頻那和夜迦也是觀世音菩薩的變化身。

於觀音兩側，雙手合十做禮佛狀（奇王雙手捧鳥除外），表現南詔諸王崇奉十一面觀音以及十一面觀音助南詔贏得天寶戰爭的歷史，畫幅將觀音的救難信仰和南詔的國運連繫在了一起，這一信仰內容成為後來大理地區觀音信仰的主流。

此外，李霖燦編號的《梵像卷》第7和第8、第11和第12，極有可能是與《南詔歷代國王禮佛圖》屬於同一主題的畫幅，共同構成十一面觀音化身夜迦召來龍虎與唐軍龍虎相爭的故事，可惜有缺頁，作者想要表現的全貌已無法得知。

與《梵像卷》畫中的內容可以相互參照的是《僊古通紀淺述》中的記載，南詔與唐王朝對抗的第四次天寶戰爭中，即天寶十二年（753）之戰，載曰：

唐使領張阿蠻領青龍、白虎二獸及將兵萬眾，吸洱海水潤乾，無計可遇。忽有一老人告主曰：「國將危矣！何不急救？」主曰：「此一大怪事，非人力所能。奈何！」老人曰：「君無憂焉，我有法術可殄。」翁乃畫一觀音，有十一面，座下畫一龍虎，敬於法真寺內。是夜，二龍虎入阿蠻營，與其龍虎互相抵觸，破其龍虎腹，而洱河水複滿。主乃趨兵擊之，止留四五騎，得其棄甲曳兵，並雜占曆書一部。¹⁰

如果將《梵像卷》中的7、8、11、12、103合起來看，表現的大致就是這段文字的內容。參考聖凱教授關於佛教社會史研究的「生活轉向」的論述，僧眾作為「宗教人」，在自然時間之外，僧眾的生命經驗還經歷佛教的時間維度，提供儀式活動的空間場所也會脫離

10. 尤中：〈僊古通記淺述校注〉，收於《尤中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89-290。

物理空間的束縛，出現「非均質性」的神聖空間，如此，文獻中的「神通」、「神異」、「感應」現象，這些被之前的佛教研究所忽略的有關信仰的超驗主題就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¹¹ 地方史志《樊古通紀淺述》中，這段看似魔幻富於浪漫色彩的敘述就可以有新的解讀。文字的表述者如果是作為「宗教人」在記述一場軍事戰爭中的宗教儀式活動，那麼，這些表述只是為了實現「由凡入聖」並進而實現對意義的追求。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段神話所突出的一個重點是洱河在南詔軍事防禦中的重要性，而洱河水的漲落又是其中的關鍵，十一面觀音的禦敵術是通過召喚行雲布雨的龍君致勝，故而又將十一面觀音信仰和龍神信仰關聯起來。南詔借天寶戰爭勝利的時機，將十一面觀音作為護國神，以塑造共同信仰的方式對各個部落族群進行了一次整合。通過信仰同一個神靈來增強內部凝聚力，而這個神靈就是可以變化為十一面觀音的觀世音菩薩。

據胡蔚本《南詔野史》記載，「（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建觀音寺於白崖。先是，邏盛炎時，相國張建成欲于白崖建寺，卜之吉。又地下有三截觀音，上截在西，中截在東，下截在東南，因盛炎旋卒，不果建。至是建寺，掘之果然」。¹² 邏盛炎（羅晟）時，張建成曾經想在白崖建觀音寺，此事很有可能發生在他作為南詔使者入唐而返回南詔以後，但因邏盛炎去世，建寺之事就被擱置了，直到閣羅鳳長壽九年（777），寺廟的修建又被重新提起。白崖所

11. 聖凱：〈生活、主體、內在——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的三種轉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35卷），頁134。

12. 明·倪輅輯，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訂，木芹會證：《南詔野史會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78。

建觀音寺供奉的觀音很有可能是具守護國土之能的十一面觀音，並以觀音寺命名。天寶十一年（752），也就是閣羅鳳贊普鐘元年，南詔與唐朝交惡，閣羅鳳發浪穹人口百戶鑄白崖舊城，此城以軍事防禦的功能為主，大曆七年（772）築白崖新城，清平官之下的官員分田都在白崖，南詔的親屬也有住在此處的。¹³ 白崖是洱河東部防禦南詔中心區域太和城最重要的屏障，大曆十二年（777）建觀音寺於白崖，是在白崖新城建立起來以後，而供奉具赫赫威名的十一面觀音的觀音寺，也作為新建的白崖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修建起來。

《燹古通記淺述》中關於十一面觀音信仰的記載應該是真實可信的，在張勝溫的《梵像卷》中，南詔歷代詔王禮十一面觀音反映的是南詔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舉國崇奉護國神十一面觀音的事實。葉榆作為古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與蜀地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唐高宗、武則天統治時期抑或更早以前，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就已經在洱海區域流傳，並有深厚的根基，所以在天寶戰爭以後，具有強大威力、自中土傳入的十一面觀音才會被作為南詔的守護神。

三、自中原傳入南詔的十一面觀音信仰

十一面觀音信仰盛行於唐代。先是唐高宗時期，不斷有相關十一面觀音的經典被譯出，此觀音形象開始突顯。阿地瞿多在永徽四年到五年間（653-654）譯出《陀羅尼集經》，其中有《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玄奘在唐顯慶元年（656）又譯《十一面神

13. 張增祺：《洱海區域古代文明——南詔大理國時期》上，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117。

咒心經》一卷。武則天時期，玄奘的弟子慧沼依據玄奘本作《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總結修行十一面觀音的利益能祛除怨敵，令怨敵不近，消除國災。在唐高宗和武則天在位的時間裡，即南詔和唐王朝關係較為良好的歷史時期，中原地區十一面觀音的信仰是十分行盛行的。

據顏娟英研究，十一面觀音像首度大量出現是在七世紀末到八世紀初葉。在武則天為登基作準備的活動中，十一面觀音頻繁出現。萬歲通天二年（697），武則天征討契丹，詔請法藏依經教請法，摧伏怨敵。法藏遂建立十一面觀音道場，請置行道，數日後，敵兵目睹唐軍擁有無數天兵神王，或見觀音像凌空而來，遂不戰而逃。武則天大喜，改年號為神功元年。大約同一時期，佛教僧侶以感應神通聞名朝野，因化現十一面觀音而受人敬仰。¹⁴ 武周長安三



《梵像卷》中的「十六國王禮佛圖」

14. 顏娟英：〈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臺北）第 11 期，頁 98-99。

年（703），清禪寺主德感於長安光宅寺造七寶台，十一面觀音以佛法守護神的角色出現在七寶臺上。¹⁵ 十一面觀音的威力，還表現在祂降伏了歡喜天。歡喜天兼具兩種截然相反的性格，常隨逐眾生伺機障礙，又可祛除一切障礙。不過，其祛礙功能須在其障礙力量被完全制伏後才能得以發揮，而能制伏祂的，只有十一面觀音和軍荼利明王。歡喜天信仰盛行於印度教，被密教吸收成為護法神，¹⁶ 即前文提到的頻那夜迦，以豬頭人身的形象出現在《梵像卷》中，因能祛除一切障礙，故出現在展現十一面觀音為守護神的故事中。

南詔統一六詔的時間，正是唐高宗、武則天統治時期（650-704）。唐高宗永徽初年，郎州道行軍總管趙孝祖領軍大破白水蠻、大勃弄（今雲南姚安縣以西至大理一帶），¹⁷ 唐王朝軍隊的勢力進入洱海腹地。永徽四年（653）、永徽六年（655），蒙氏皆有使者入貢於唐，在唐朝軍隊的支持下，南詔的勢力在洱海區域迅速得到擴張。換言之，在唐高宗、武則天在位的七世紀後半葉，唐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影響已深入到洱海區域。興宗王羅晟於唐高宗上元元年（674）繼任南詔王，《南詔歷代國王禮佛圖》中，羅晟雙手合十站立在十一面觀音左前方，作禮拜觀音狀，從圖上分析，羅晟是第一個開始崇奉十一面觀音的南詔詔主。盛邏皮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繼任，開元二年（714）時，遣張建成入唐，張建成歸來後在白崖甸建道勝寺，安放唐玄宗所賜浮圖像並佛書，雲南佛寺

15. 楊效俊：《武周時期的佛教造型——以長安光宅寺七寶台的浮雕石佛群像為中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頁285。

16. 李利安、張子開、張總、李海波著：《四大菩薩與民間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35。

17. 宋·歐陽修：《新唐書·南蠻傳》卷222，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7.0，頁2108。

始此。¹⁸ 此寺乃是南詔建立寺廟安放唐王所賜浮圖並佛書的場所，即接受了唐朝的信仰結構，因是按照唐朝的規制興建、組織、運行的寺廟，故才有「雲南佛寺始此」的說法。而張建成所帶回的浮圖像和佛書，則影響了南詔的佛教信仰格局。

盛邏皮時，在仿唐的政權機構建設中，還增加了國師的設置，楊法律是《燹古通記淺述》中記載的第一位國師。¹⁹ 明代地方誌中多尊楊法律為南詔密宗初祖，南詔七師之首，為西竺淨行婆羅門。²⁰ 〈故寶瓶長老墓誌銘〉提到，楊法律曾於開元初「運妙用取佛舍利置於班山塔」，²¹ 說明楊法律的時代密僧的神通事蹟已經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即盛邏皮的時代，南詔政權中已有通西域密術的僧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施加影響力。元人張道宗《記古滇說集》記：「邦人有楊道清者，殉道忘軀，日課經，感現觀音大士……王（威成王盛邏皮）聞之，親幸於滇，冊道清為顯密融通大義法師。始塑大靈土主天神聖像，曰摩訶迦羅。」²² 王海濤認為，此處的楊道清可能就是南詔七子之首的楊法律。

楊法律和《南詔圖傳》中的文士羅傍、武士名群矣一樣，來自滇中地區，從張道宗的記載看，楊法律是位虔誠的觀音信仰者，他過著修行煉道的生活，每日念經，感得觀音化現，被盛邏皮延請至南詔，封為顯密融通大義法師，不僅通達大乘佛教，也兼擅密術。

18. 元·張道宗：《記古滇說集》，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2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59。

19. 尤中：《燹古通記淺述校注》，《尤中文集》，頁280。

20. 王海濤：《雲南佛教史》，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123-124。

21. 〈故寶瓶長老墓誌銘〉，《大理市古碑存文錄》，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頁123。

22. 元·張道宗：《記古滇說集》，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2卷，頁658。

楊道清（楊法律）的孫女做了閣羅鳳的妃子，在天寶年間南詔與唐朝的征戰中，這位王妃還救出了被唐軍圍困的父親，被封為成堡聖母。²³《南詔野史》²⁴中曾有天寶戰爭時閣羅鳳白妃行妖術，展帕拍手而笑的記載，這裡所謂「妖術」，可能是十一面觀音咒法或不空罽索咒法（因不空罽索咒法與十一面咒法類似），白妃所持的帕很可能是畫了觀音像的白氈，白妃勇猛有謀略，所習密術乃國師家族世代傳承，在陣前展帕是在舉行征戰儀式，也是在鼓舞士氣。

南詔國師之設，很有可能是仿唐制而來，且與佛教有關。宋釋贊寧說「國師」乃「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內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羅門法，國王封為國師，內則學通三藏兼達五明。舉國歸依。乃彰斯號。……至則天朝，神秀領徒荊州召入京師，中、睿、玄四朝皆號為國師」。²⁵在贊寧的敘述裡，國師正邪俱有、本領高超，並不拘於某一派一宗。《夔古通紀淺述》記盛邏皮時，以張儉成為國老，以楊法律為國師。楊法律是地方史籍記載中南詔歷史上的第一位國師。據明代李元陽《雲南通志》，楊法律為南詔七師之首。²⁶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立廟祀晉右將軍王羲之為聖人，效唐建孔子廟。次年，建鄯鄆城，²⁷建東西二寺，請唐土地天神為鄯鄆王。²⁸

23. 尤中：《夔古通記淺述校注》，《尤中文集》，頁 290。

24. 明·倪輅輯，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訂，木芹會證：《南詔野史會證》，頁 74-75。

25. 宋·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經》，中國基本古籍庫 7.0，頁 18。

26. 據李元陽《雲南通志》所雲，南詔七師指：楊法律、董獎疋、蒙閣皮，李畔富、段道超、張子辰、羅邏倚。七師能役使鬼神，降龍召風致雨，救災攘疫。

27. 鄯鄆城即鄯闡，在今昆明。

28. 尤中：《夔古通記淺述校注》，《尤中文集》，頁 280-281。

從以上記載來看，盛邏皮之時，南詔的制度設立、文治教化方式都學習唐制，其中，鄯闡的土地天神請的是當時長安社會民眾所崇拜的土地天神。張道宗的《紀古滇說集》裡，在楊道清被封為國師後緊跟著說「始塑大靈土主天神聖像」，²⁹此聖像與前文的「唐土地天神」所指應是同一神祇，即摩訶迦羅，也就是後來慣稱的大黑天神。雖然大黑天神與觀音信仰存在某種關係，但是南詔大理國對大靈土主天神的信仰應該還是另一種信仰結構，是在原有的對天、地信仰的結構中與佛教融合發展起來的一種信仰體系。

唐開元二十五年（737），皮邏閣（728-748 在任）自蒙舍遷於太和，南詔的政治中心正式轉移到葉榆。洱海區域的觀音信仰被納入政治正統建設是在南詔勢力進入葉榆之後，因古葉榆瀰漫著濃厚的觀音信仰，才有南詔統一六詔後借觀音立威權的政治操作。在《白國因由》裡，這其中的邏輯關係是很清楚的，觀音降伏羅刹後，作為考驗，化為梵僧至巍山向奴羅一家化齋，梵僧三次化齋而奇王一家皆無慍色，梵僧認為此極為難得，要給奇王一家福報，故許以為王，奇王以福薄辭，梵僧告之此乃其運數，奇王就在白王張樂進求的盟會中受天命登位為王。³⁰這是《白國因由》透露出來的觀音信仰與南詔政權的第一次融合。南詔進入葉榆為王，乃是通過觀音的考驗並得到觀音認可的，這種合法性構建的前提是葉榆早就存在觀音信仰形態，南詔的政治正統建設既借鑑了唐朝皇室的運作方式，將神祇引入南詔，也是在地方原有信仰結構上所進行的調整。

29. 關於大理地區觀音和大黑天信仰的關係，黃璜認為，大黑天信仰是觀音信仰的一個子信仰。詳情請參考黃璜：〈南詔大理國時期觀音和大黑天信仰的關係考——以劍川石窟和《梵像卷》為中心〉，載《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2月，頁136-141。

30. 無名氏撰，寂裕刊：《白國因由》，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頁10-11。

四、大理地區的觀音信仰形態

李利安將東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所傳譯的印度大乘佛教觀音信仰經典劃分為七個主要系統：一是淨土往生系統；二是授記系統；三是華嚴系統；四是般若系統；五是救難系統；六是菩薩行系統；七是雜密系統。另外還有禪觀系統和瑜伽系統等。淨土系經典早在東漢三國時期開始向中國輸入，其中《無量壽經》講述西方極樂世界觀音信仰，對南北朝時期西方三聖等造像形式產生重要影響。華嚴系統的觀音信仰表現於《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入法界品》所傳遞的觀音信仰，包括觀音的道場信仰、善財童子拜觀音信仰、觀音救世方便信仰、「隨所應化，普現其前」等內容。般若系統經典中，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強調觀音是具有般若智慧的大菩薩，玄奘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展現觀音獨有的般若智慧。授記類觀音經典則並將淨土、救難、般若信仰連繫起來。東晉南北朝時期譯出的雜咒類觀音經典中的觀音救難信仰形態有如下特徵：以咒語為主體，經文短小，沒有理論的闡釋，修持方法簡單，咒語具有神祕的力量。到了隋唐五代以及兩宋時期，從種類上講，自印度傳入的觀音信仰是對東晉南北朝時期觀音信仰經典的補充，只有純密系統的觀音經典是全新輸入的。³¹

從大理地區的文獻和出土文物看，在大理流傳的觀音既有大乘佛教觀音信仰經典的觀音，也有密教觀音經典中的觀音。單從《梵像卷》來看，題為建國觀世音菩薩（86）、普門品觀世音菩薩（87）、南無尋聲救苦觀世音菩薩（91）、南無孤絕海岸觀世音菩薩（98）、真身觀世音菩薩（99）、易長觀世音菩薩（100）、救

31. 李利安、張子開、張總、李海波著：《四大菩薩與民間信仰》，頁 305-315。

苦觀世音菩薩（101）皆是一面兩臂的觀音形象，此外，南無白水晶觀音或騎吼觀音（92）、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93）、大隨求觀世音菩薩（94）、八臂觀世音（95）、救諸疾病觀世音或葉衣觀世音菩薩（96）、普陀落山觀世音（97）、大悲觀世音菩薩（102）、十一面觀世音菩薩（103）、南無蠶愚梨觀音（112）則是一面多臂或多面多臂的觀音。³² 結合大理及其周邊的石窟造像和出土的觀音造像類型，我們發現大理的觀音形象種類其實相當豐富，甚至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

唐代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記觀音亦稱觀世音佛：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現獨覺身……現緣覺身……現

32. 括弧中的序號是李霖燦在《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中的編號，一些觀音的稱名則參考李玉在〈《梵像卷》中幾尊密教觀音之我見〉的研究。

聲聞身……現梵王身……現帝釋身……現自在天身……
現大自在天身……現天大將軍身……現四天王身……現
四天王國太子身……現人王身……現長者身……現居士
身……現宰官身……現婆羅門身……現比丘身……現比丘
尼身……現優婆塞身……現優婆夷身……現女主身及國夫
人命婦大家……現童男身……現童女身……現天身……現
龍身……現藥叉身……現乾闥婆身……現阿修羅身……現
緊陀羅身……現摩呼羅伽身……現人身……；若諸非人有
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
法，令其成就。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
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³³

觀音隨所應化，普現其前，既化佛身，也化有形無形之身。故
在觀音負石阻兵的地方傳說中觀音是老婦形象，而同一地點大石庵
裡的觀音石像又是赤身孩童，雞足山華首門下太子閣裡供奉的又是



《梵像卷》中觀音菩薩八身

33. 唐·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6，《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

觀音太子，各地有妝塑成「美髯翁」的男觀音，也有扮成「老太婆」的女觀音。³⁴ 觀音信仰是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祛除疾病是人們對觀音普遍的祈求，不同形象的觀音被賦予了不一樣的「功能」。十一面觀音以其超強的戰鬥力，充當著「護國之神」、「保護神」的角色，《梵像卷》中南詔歷代詔王禮拜十一面觀音，突出的是對觀音護國威力的信仰，從內容看還是可以歸入救難系統的信仰。

李利安提出：「觀音信仰源於自古相傳的在印度大陸南端海上解救『黑風海難』和『羅刹鬼難』的信仰，……現世救難信仰不但是最早的觀音信仰形態，而且是後來各種不同觀音信仰形態的基礎。」³⁵ 大理的觀音信仰形態基本符合這樣的狀況。觀音伏羅刹的故事在觀音系列故事的開端。古代印度流傳的傳說中，羅刹居住在楞伽島上，那裡有羅刹鬼國，如果尋找大理地區流傳的羅刹傳說的蛛絲馬跡，會發現大理的羅刹也盤踞在島上，而葉榆最早為羅刹古國，且守護著眾多的金銀財寶。地方流傳的觀音故事不僅盡可能地保留了原典中的故事面貌，還盡可能的在地理環境上實現對應。

「觀音菩薩在佛滅後四、五百年，即西曆紀元之前，已成為印度人入海求寶和攜帶金錢財寶、貴重物品的商人一起信仰的對象，由此更進而成為民間普遍的信仰。」³⁶

觀音信仰的起源相當久遠，在洱海區域流傳的觀音伏羅刹的故事反映的有可能是最早在此地流傳開來的觀音信仰形態。葉榆作為

34. 吳棠：〈白族信仰中的「觀音」形象〉，《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第3期。

35. 李利安：〈印度觀音信仰的最初形態〉，《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頁24。

36. 聖印：〈普門戶戶有觀音——觀音救苦法門〉，轉引自李利安：〈印度觀音信仰的最初形態〉，《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頁24。

古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眾多南來北往的商人來往的這條交通線上，救難的觀音菩薩被行走在這條流動著財富又充滿危險的路上的商人帶到葉榆，為同樣善於經商的河蠻接受並崇奉，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觀音開化葉榆、建國等越來越豐富的觀音信仰體系。

五、小結

唐代的長安以極為開放包容的姿態發展出高度的文明，這種繁榮吸引了周邊的族群競相學習、效仿，南詔的統治者也對此進行了充分借鑑。在中央王朝與地方的關係互動中，佛教無疑是其中最為耀眼的交流媒介，這種文化思想方面的影響在今天還能探尋到蹤跡。在眾多的佛教文化因素中，觀音信仰又在地方信仰結構中有著突出地位。

觀音信仰在洱海區域的流傳有著相當久遠的歷史。救難信仰是最早流傳的信仰形態，也是主流形態。最初的觀音信仰與政治關涉不大，可能只是在善於經商的河蠻群體和發展農業的族群中廣泛流傳。隨著地區政治環境的變化，各方勢力的角逐，唐王朝扶持的南詔在軍事上占據優勢地位後，大力引入唐朝的制度、思想、文化，最後借助戰爭的契機，樹立起對護國神十一面觀音的信仰，借助觀音將更廣闊地域的鬆散部落群體凝聚為共用某一文化內核的共同體。而共同體一旦形成，現時的群體成員又不斷變成歷史上的秉持相同觀念的群體，在地方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一種歷史慣性，觀音信仰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並在不同時代隨機演化，在觀音開化、建國、護國、降龍、救難、救諸疾病等信仰內容的關照下，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觀音信仰文化體系。而十一面觀音，作為極具威力的觀音形象，在地方性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曾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